

三國志

十三



三國志目錄中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蜀書

卷第一

二牧

劉焉

劉璋

卷第二

先主

劉備

卷第三

後主

劉禪

卷第四

太子

劉禪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卷第五

諸葛亮

子喬瞻

董厥

卷第六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卷第七

龐統

法正

卷第八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卷第九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謖

陳震

董允 陳祗 黃皓

呂乂

卷第十

劉封

彭萊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卷第十一

蜀志

二二

賈馥

王連

向朗 字子廉

張裔

楊洪

費詩

卷第十二

杜微

周羣 張華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卷第十三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疑

卷第十四

蔣琬子斌 弟顯 劉敏

費禕

姜維

卷第十五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 常楷 衛

三國志目錄中

三

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劉二牧傳第一

蜀書

國志三十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  
 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為少仕州郡以宗  
 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居  
 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  
 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  
 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大守貨賂為官割  
 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  
 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年 蜀志 一 監生 成世 舉州

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

擾誣言遠聞儉郤心祖也兩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

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

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

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亦為難案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并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荆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焉卻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耶呼嗟焉焉朝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離痛決

焉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

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韜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

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及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將覽大學還家講授之弟自遠而來永康元

年以有師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  
舉扶扶以病不詣遂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  
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  
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  
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  
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  
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  
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  
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是時涼  
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懷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  
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縣竹令李升吏  
民翕習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  
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  
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

一未詳

蜀志一

益部耆

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目破走州界清靜龍  
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  
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  
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  
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  
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

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贊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

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雒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

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

破殺岐龍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

皆蜀郡人

牧劉表表上馬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

馬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

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馬為益州牧董卓

於郿塢為陰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馬獻帝使璋

曉諭馬馬留璋不遣典畧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

璋不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馬及範與騰通

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

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

肇將兵往助議即河南龐羲與馬通家乃募將焉諸

孫入蜀時為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

葛季一年凡 重志一 三 許科

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

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温仁共上璋為益州

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

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馬死子璋代為刺史

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弥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

璋字季玉既襲馬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

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

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後羲與璋情

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而眾散見沒皆由璋明斷



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

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

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誅死戰遂破反

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參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夏為益州刺史徵

璋為卿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不至

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

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璋復遣

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

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

公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

青邑年

蜀志一

四 監生盛世舉刊

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

勸璋自絕漢晉春秋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

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

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治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

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因說驕矜之有於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

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

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

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

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

先主璋上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

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

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詣

涪音去成都三十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

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

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

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

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

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二萬人穀帛支

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

蜀志一 五

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

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

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

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

中豪率雍閬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

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

吳為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

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

司馬璋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

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

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

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

有卿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

虛要天命不可妄異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

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

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

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

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

若韓高劉元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不若陳平韓信之去去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尤也

蜀志

六

先生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畧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

父弘世仕州郡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

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

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

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

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

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

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

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

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

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

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

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

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畧曰

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特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

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督郵以公事到

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縶繫其

頸著馬柳五葬棄官亡命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

法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

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彼府君密教收督

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

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

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雄

記二書中末年備嘗在京師德與曹公俱還沛國為

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

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

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

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

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之甚厚客以狀

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袁紹攻公孫瓚先

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

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以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

餘人及幽州烏丸雜騎一人略得飢民數千人既

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

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

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

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請袁紹曰天降災珍禍臻

鄆州州將姐嬪生民 志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

主曰爰之憂輒共奉甘 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求

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 不違釋甲謹遣下吏

奔告于執事忽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

之誠副 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

所望也 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

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

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

時以有勝負陶謙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

豹裝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備

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

敗揚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

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

還小沛黃淮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

布布今備還州并勢擊術且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

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

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快語備前

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

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

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

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

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

送布曹公自出東征黃淮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

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

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

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

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

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辭受帝衣帶中密詔

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

主方食失匕箸

揚國志云：平時正當雷震，備因懼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

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

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激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

昔吕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為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嘗，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豈得曹公成兵，顧不足耶？服曰：今京師豈有所在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則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

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

下邳，而身還小沛。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宿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兼善曹公，使人關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

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

之，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

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主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

東征先主，先主敗績，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

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

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

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

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

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了傾心，駐月餘日，所失八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敬重。

歸紹，紹父

敬重

曹公

曹公

曹公

曹公



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坐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驛肉皆消今不復騎驛裏肉生曰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

語曰備屯樊城

劉表禮焉

其為人

不甚信用

宴會備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急的盧騎的盧走檀襄陽城西檀溪水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易然終表之世而無嬰使拒夏侯惇于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列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上備領荆州刺史魏書曰表之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曰

諸子自賢君其憂疾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惑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琦捨適立庶情計久定無子宗代立遣使

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

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

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夫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

宋忠諸備宣言是則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令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

引刃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耻大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荆州

史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乃駐遺皆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

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

典略曰備過辭表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

嘉靖己未年蜀志二 七監主盛世事所

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

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

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

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非之觀則精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按膠撫

寒舍夢問疾而已哉其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

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

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

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

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

與羽船會得濟河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

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

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灌旨論

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

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

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

亮隨肅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

并力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

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并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

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

諸葛亮已未年 蜀志二 八 監生盛世舉刊

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

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

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

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

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

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

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

辭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

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

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從北軍多叛來接備備以瑜所給地先主表琦為荊州

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

機京北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廬

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十律事見理武本紀廬

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時病死羣下推先主

為荊州牧治公安表傳曰備立營於權稍畏之進

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

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畫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

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權遣使云欲

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

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

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

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

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

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

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

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據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

先攻云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

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荅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

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

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爭也曹操雖有無君之

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

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

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死今同盟無故自相攻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遥聞甘公將遣鍾繇等向漢

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任漢陵知備意因召瑜還

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

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  
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  
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  
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  
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  
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  
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

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隘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

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

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

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  
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  
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  
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  
并軍三萬餘人車申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  
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  
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  
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  
侵川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

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

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悒於賞功

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

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

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蓋部嫌隙始構矣者舊

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其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揚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璋勅關成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璋勅關成

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

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勅兵向璋

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

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瑣冷苞張任鄧賢等拒

先主於涪蓋部者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任州為從事皆破敗

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眾降先

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

趙雲等將兵沂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

荆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蓋部者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瑣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

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勅兵出於鴈橋戰復敗會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在厲聲

曰老終不復事二上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矣乃殺之先主歎息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傳子曰初劉備襲蜀承一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齊

乎出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

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畧曰：趙戡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惜於人，不論密，辭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戡拒不聽。卓怒，召戡欲殺之。觀者皆為戡懼，而戡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戡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戡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戡手，口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二 十三 監生蓋世舉用

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羸，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

張郃不死於是役與  
淵連書張也

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造策之曰曹

蜀志二

十一

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

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稚扶風人

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今名改為射子  
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即獻  
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  
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上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  
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軍師將軍臣諸  
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葛亮、湯、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

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次、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閭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皆、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

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  
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  
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  
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  
不能相率咸推實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  
躡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  
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  
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  
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  
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

蜀志二

七

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  
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  
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  
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  
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  
憂反側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  
羣兇縱橫殘剥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  
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殄以漸冰消惟  
獨曹操久未梟除僭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  
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

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  
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  
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  
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鄭玄  
庶衆也厲作也序次序也序九族  
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五帝損益此道不

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  
寵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  
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  
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  
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

漢書

其

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  
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廟  
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  
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  
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  
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千谷  
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  
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  
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  
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此起節舍築亭障  
從成都至白水關西百餘里時關羽攻

曹公將曹仁禽于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苻、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奭、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坎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鈎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瓊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洎言。頃者熒惑復追。

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網經曰帝星處之衆  
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  
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  
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  
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  
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慕  
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  
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  
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  
徵聞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接禱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  
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  
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  
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天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  
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  
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  
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  
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  
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  
洛孔子讖記咸悉見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

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即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塋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降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

蜀本紀

七九

莽於孟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帝惡其因喪求好初荆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畧曰備遣軍謀祭韓冉即書中并貢錦布冉隔疾住上庸上

庸致其書適會受終六川記報答  
以引致之備得非書也通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

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先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

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

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

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

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

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怒孫權之襲關羽將東

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

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

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

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

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

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許亭交駐營自佷音山

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

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

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

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將軍馮習張南

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

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

吳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  
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  
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  
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  
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習討元元軍敗順流下  
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  
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  
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蜀志二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

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難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  
復懼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  
智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  
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能服  
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  
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  
一通已畢未送道之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  
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  
無疆昊天不弔宜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  
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  
捐兵百萬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  
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使除服臣亮親受勅  
戒震畏神靈不之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



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洪

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

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帝筆畫作兵馬

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

人招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取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

而理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

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

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

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

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二

十一

先主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後主傳第三

蜀書

國志三十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

黃初四年也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皇

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即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時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法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其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傳

蜀書卷三十三 國志三十三 六十四

建興元年夏，梓潼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

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丰簿，業問殺之，褒怒，欲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悅，改遂以邵叛，應雍問，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說奸

惡斯始，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及流太守張裔於

妄矣。

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

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

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

梓潼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亮集

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言積者

昌，惠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易武修德，而三桀紂極

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並卓造難，震蕩京畿，

曹操階禍，竊執天爵，殘刑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

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

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隨感于下，惟烈皇帝，體明

散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

鬼司謀，百姓與能，非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

天序，補弊興衰，存復以初，業膺誕皇綱，不降於此，萬國未

靜，早世，遐矧，朕以幼冲，繼統，為基，未肯保傳之訓，而嬰

沮宗之重，六合壅塞，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

載前緒，未有攸濟，以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

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

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未

旗未舉而不復墮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  
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  
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  
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  
冀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  
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  
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  
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  
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  
國王各遣月支康君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  
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  
事又至師貞勢彜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  
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後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  
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  
棄邪從正葦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  
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  
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  
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  
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  
潤有攸赦廣宣恩威使其元帥吊其殘民他如詔書律  
三

今丞相其露布夫  
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

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

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

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

斜余濬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

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

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

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

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

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郃護李平廢徙梓潼

郡漢書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

十年亮休士勤農於黃沙作沱馬木牛畢教兵講

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

閣是歲南夷劉曹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

蜀志三

四一

亮卒子涓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

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

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

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統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

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前登觀阪

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

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璿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

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一四三三

五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

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

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

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

馬蔣琬卒

魏曰各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

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

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

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

赦

十五年吳三孫權薨立子孫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

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昭洮三縣民居于綿竹

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治假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入破之經退保狄道城

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佐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邦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

將四子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  
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間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  
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  
改年官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  
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堪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  
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  
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徙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  
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

騎將軍張翼庾芝輔國大將軍士董蒙等拒之大赦  
改元為大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

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詔曰限分江漢遇直  
深遠借緣蜀土斗絕一隅千運犯冒漸萬歷載遂

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由上文皇帝命虎牙將



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不門戶大  
義炳然而否德暗翳竊令負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  
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  
不葦面順以從命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  
一無所輟百姓布野餘糧復畝以俟后來之惠全  
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復  
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  
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  
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謀傷  
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

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  
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謀哭  
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之流涕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

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

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  
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  
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魏臨憑離而亡公孫述據蜀  
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  
隆黃軒作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願來使告以  
德善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  
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以禮與櫬皆前哲歸命之典  
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  
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  
將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  
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四十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  
人米四十餘萬削金銀各二千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請

軍壘門艾解縛焚桎延請相見

晉諸公贊曰劉禪東  
驛車詣艾不具亡國

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  
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馬資嚴  
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  
會既死蜀中軍眾鈇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  
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  
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  
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  
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  
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

蜀書卷之三

九

類獲又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  
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  
考因羣傑虎兔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  
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二戈不戢元元  
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末惟祖考遺志  
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等整六師耀威梁益  
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  
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居後信思順以享左右  
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  
咨前訓開國昨士率遵舊典錫茲玄牡直以白茅

宋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  
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  
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  
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  
故蜀枝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  
在不祇輔之久全而况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  
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  
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官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  
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謚曰  
思公子恂嗣

嘉靖己未年

蜀志三

監生盛世舉刊

閣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  
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  
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  
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  
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  
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

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不願為赦先帝亦言

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赦告治亂之道悉矣曾  
不語故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  
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

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  
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殛涿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馳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

蜀書三十四

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賴恭等案謚法且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

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  
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  
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

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

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羣下勸先主

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踈何與

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晉鑿齒曰夫婦

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

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建安二

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為善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

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

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

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

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

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薨合葬惠

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

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

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

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

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官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

嘉靖二十一年

易心曰

三監生盛世臬刑

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諸構永於後主後主稍踈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下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

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  
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曰天國嗣頽絕朕用傷悼  
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  
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  
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  
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  
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  
茂質祗恪道義認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  
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

高齊書卷之六補刊蜀書云

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

兵所殺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璣謀詢璩六人蜀敗謀自  
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盛唯承孫玄奔蜀  
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  
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表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

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

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

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

傳不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一監生盛世舉刊

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

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

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

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卿

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

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

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

達之流固必無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

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

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上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

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

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比向者蓋以權

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

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鷗鵬已翔時

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數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

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



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

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二 監生盛世臬刊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

取不簞食虛糜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

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

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先

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

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時適

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

復有遠志但結髮而巳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眊而言曰

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

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

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

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必人也而著籍者寡

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薄戶皆使自

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

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按之以為亮

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諸臣

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備見異辭各生彼此然

兼皆至是亦良為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

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

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

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畧曰度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

人報雙白髮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縶之擊鼓以令於市屬莫敢識者而其

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

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

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比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

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手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

存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

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

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

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

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

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四監生盛世舉刊

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

嘉靖己未年

蜀一三五

五監生盛世舉刊

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

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

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

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居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

可謂奔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翺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開

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

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

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

傳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

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

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異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六 監主盛世集傳

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宝長史校尉楊相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吾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容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為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

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上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  
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  
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  
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我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  
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  
有其能未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  
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  
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  
親近刺客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刺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  
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無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  
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  
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  
越墻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  
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  
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傳  
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也  
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足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

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體存信順然後能臣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奔者舉棊不定

猶不勝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推服強鄰慶

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因委付

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口不然而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

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也

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無由自起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

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

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

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處以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

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

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

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恐知宣帝垂

至已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

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

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

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

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邏還

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

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

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

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

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

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

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

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便將重兵在

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

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

虛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

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

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

定三郡叛魏應亮關山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

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則亮出朝野恐魏明帝西鎮長

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

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

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

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傲然有感容謝

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

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

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

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

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

高厚一生相升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

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

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

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

右將軍行丞相事所揔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

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

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故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

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

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我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

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



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自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此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自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自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初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閣芝丁立白壽劉旬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一更青羨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一 監生盛世臬判

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故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一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敗於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而有散關之後此表亮集所無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武**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

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

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

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  
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雖我必深便當移兵東  
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  
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  
昔孝文甲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  
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  
望以備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  
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  
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  
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  
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  
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

蜀志五

十一

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  
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  
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  
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郡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  
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  
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激亮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  
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  
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  
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  
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  
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  
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  
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  
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糧盡退軍與  
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  
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  
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潘兵適交參佐

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  
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  
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  
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  
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  
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  
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  
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  
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虛搜求異  
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平刺矣  
十二年

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

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

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  
數挑戰宣王亦表固

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  
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  
嘉靖己未年蜀志五 一四 監生盛世舉刊

其象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相持百餘日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魏書曰亮糧  
盡勢窮莫志

嘔血一女燒管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  
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沅投于亮營

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  
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

大也夫以孔明之累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  
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虎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

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

下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  
王追焉姜維令儀及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

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  
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

不便料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

欽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  
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  
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  
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  
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  
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  
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  
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  
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十五監生盛世舉刊

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  
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

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

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

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

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

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

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膝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

鞅攝者為牛鞞軸牛印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歲攝日行二  
十里而人下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  
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  
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十七分孔長二寸  
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  
墨二寸七分後載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

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枚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寸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鞞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四分同杠耳

### 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

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十六

監生盛世舉刊

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

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

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衆鄉里為之謔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筭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

蜀志

卷之五

十七

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六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以錐之地

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

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

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

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

晉書卷五十九

人蜀志五

卷一九

二明四十一

名錄  
國書



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理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

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

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

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二千 監生 盛世 泉刊

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

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

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

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

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曰瞻雖智

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

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

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

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君注載詔曰諸

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郾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郾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夢為

蓋心所事京治郾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

專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欺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從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建字元元建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推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威異同記曰瞻欺等獎直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閣字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

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

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

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開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言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加情者雖重必釋游辭

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主只實虛偽不齒終於邦

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

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

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

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

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

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

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

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

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

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

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

是以疑也。袁子曰：且大會者不求進，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

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

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

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

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

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

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

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澗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

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

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

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

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

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

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

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則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

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

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

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

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

緝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

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既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

之任，輔翼幼主，不負先帝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

也。歷前世以觀近世，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與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鞶，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緩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後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身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蒯子

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上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

二十三日

臨上卷

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山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疆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蕭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察，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問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漢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躍，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塞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巖，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

子八陣不亞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摸神弩之功一何微妙  
畫城文所及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正微夷吾反結  
不終矣此於兩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諒過許由負衣蒞事民  
言不流刊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取河渭安堵匪臯則伊  
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  
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  
之勳發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選哉邈矣厥規卓矣凡  
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垂萬里珠塗今我來思觀爾故墟  
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題題以彰歸真影響  
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  
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蜀志五

三十五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燕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